

開放文學－諷刺警世－醒世姻緣傳
第九十五回 素姐泄數年積恨 希陳捱六百沉椎

世間誰似丈夫親？為請師婆致怒嗔。滿臉哭喪仍蹙嘴，雙眉攢蹙且胖唇。 殺氣雄威神鬼怕，棒椎盡力自家輪。不是書門相急救，看看打死狄希陳。

狄希陳正在七死八活不知人事，醫人又卒急不能前來，合家正當著急。素姐進到衙中，也絕不見有驚惶憐恤之狀，一味只是囔罵。故意故了不知，察問寄姐是甚的人，原何得在衙內；又察考小京哥合小成哥兩個孩子是何人所生；又嗔寄姐合家人媳婦丫頭人等不即前來參見。罵成一塊，囔作一團。正當囔罵中間，衙門擊梆傳事，說已請得醫官來到。素姐還囔罵不肯迴避。後見一群婦女俱各走開，只得也自避到後面。

家人同了醫官，替狄希陳仔細診視，醫官道：「這是暴驚入心。速備活豬心伺候，待藥到，研為細末，將豬心切破，取熱血調藥，姜湯送下，自然無事。」醫官回去，送了一丸硃砂為衣的鎮驚丸，約有龍眼大。如法調灌，狄希陳漸漸的眼睛轉動，腹內通響，吐了許多痰涎，漸覺省得人事。看見素姐，用手伸去扯他，素姐將狄希陳的手，盡力一推。狄希陳道：「前向接你同行，你堅執不來；如今千山萬水，獨自怎生來得？不知受了多少辛苦？與甚人同路？那個跟隨？忙快備飯。」

狄希陳語語溫柔，薛素姐言言惡罵。童寄姐見他不是善物，未免有好幾分膽怯。到是張樸茂的媳婦羅氏，走到寄姐跟前，使了個眼勢，把寄姐弔到背靜處所，悄悄說道：「你因甚麼見了他，便有些餒餒的？別說他不過是一個少眼沒鼻子的東西，他就是條活龍，也不過是一個。咱是一統天下的，別說合他惡照，就是輪替著鬥他生氣，也管教教殺他。人不依好，你越軟越欺，你越硬越怕。他打，你就合他打；他罵，你就合他罵。你要打過他，俺眾人旁裡站著看；他要打過你，俺眾人妝著解勸，封住了他的手，你要揀著去處，盡力的打。你說：『做官的京裡娶我，三媒六證，過聘下茶，沒說家裡還有老婆。你就是他的老婆，可已是長過天庖頑癩，緝瞎了眼，蝕弔了鼻子。《大明律》上：『惡疾者出。』惡疾還有利害過天庖癩的麼？你要十分安分，我合你同起同坐，姊妹稱呼，咱序序年紀，誰大誰是姐姐，誰小誰是妹妹。家照舊是我當，事依舊是我管。我把好衣服與你穿，好飯食與你吃，一月之內，許漢子合你睡兩三遭。這是上一等的相處。你要不十分探業，我當臭屎似的丟著你，你穿衣我不管；你吃飯我也不管，漢子不許離我一步兒，這是二等的相處。你再要十分歪慳，我就沒那好了！多的是閒房，收拾一座，請你進去住著，弄把嚴實些的鐵鎖，鎖住了門，一日斷不了你兩碗稀粥，你有命活著，我也不嫌多；你沒命死了，我也不嫌少。做官的升了時節，你死了，萬事皆休；你要不死，只得送你程老，沒的留著你那活口，叫你往家去鋪搭呀？賭不信，你只依著我硬幫起來，他只還敢這們的無禮，我就不信了。」寄姐聽說，滿面是笑，說道：「是呀，果然『一個不敵兩人智』是實。人不依好，你說的有理。」

寄姐折身回去，素姐正在那裡喬腔罵狄希陳不叫寄姐合媳婦丫頭替他磕頭。狄希陳望著寄姐道：「姐姐才來，你合他行個禮兒。」寄姐沒等素姐開口，搶著說道：「誰是姐姐呀？叫我奶奶的，不知多少，我還不自在哩，『姐姐，姐姐』的呢！待行個禮，過來行就是了！說呀說的，待指望叫我回他的麼！」

素姐正氣的言語不出。狄希陳又叫家人媳婦合丫頭們與奶奶磕頭。羅氏承頭說道：「不是年，不是節，為甚麼又替奶奶磕起頭來？」狄希陳道：「是家裡來的奶奶呀。」羅氏道：「倒沒有這們說哩！一家子一位奶奶罷了，有這們些奶奶呀？少鼻子沒眼睛的，都成了奶奶，叫那全鼻子全眼的可做甚麼呢？『家無二主，國無二王』。待磕的請磕，我這頭磕不成。」眾人見羅氏說出這話，伊留雷的老婆更是敲敲頭頂腳底板兒動的主子，曉得其中主意，也就接口說道：「罷呀，一個人管的專，兩個人管就亂了。」

素姐是個皇帝性兒的人，豈是肯受人這般氣？綽過一根鞭桿，就待要照著狄希陳劈頭劈臉的打去。寄姐上前，一手將鞭奪住，罵道：「了的不！那裡這們個野杭杭子！新來乍到，還不知道是姓張姓李，就象瘋狗似的！」寄姐不曾提防，被素姐照著胸前一頭拍來，碰個仰拍叉；扯回鞭去，照著寄姐亂打。羅氏眾人齊說：「反了！打奶奶哩！」一擁上前，把素姐抱的抱，扯的扯，封手的封手。寄姐得空，爬將起來，拿著素姐手內的鞭桿，把素姐按翻在地，使屁股坐著頭，拿著鞭子從頭抽打。把個素姐打的起初嘴硬，漸次嘴軟，及後叫姐姐，叫親媽，叫奶奶，無般不識的央及。狄希陳苦勸不住，只得跪著討饒。哄的衙門口圍了成千成萬的衙役潛聽，東西鄰著縣丞主簿的衙舍，滿滿的爬著兩牆頭的女人竊看。

打的素姐至極無奈，無意中打出一個屁來。原來素姐這輩子是人，那輩子原是皮狐。那皮狐的屁放將出來，不拘甚麼龍虎豺狼，聞見氣亮，只往腦子裡鑽。熏的寄姐丟了鞭子，直蹙了跑。素姐跳起來，依舊撒潑惡罵。寄姐道：「你別罵，我合你好講；你再罵，我就再打！」素姐怎麼肯聽，依舊罵。寄姐卷了捲袖，脫了裙子，拿著一根庫裡傳更的籌，趕上前，一手揪著腦後衣領，摔翻在地，罵道：「我就把你這臭賊小婦一頓打死，料相也沒有這裡與你討命的人！我破著不回你山東去，打死沒帳！」素姐慌道：「我怕你，我實不敢了。你有話，我聽著。」寄姐道：「我可不合你說話了，你聽甚麼話，且打了，可再講。」

狄希陳跪著，打都磨子的死拉。素姐住了罵，著實苦淋淋的哀告。羅氏眾人又都做好做歹的假勸，說道：「他既是認了不是，又說再不敢了，奶奶你且饒他這遭；等他再敢，奶奶你再打，遲了甚麼？奶奶只看俺眾人的分上，饒了他罷。」寄姐還沒慨然應允。羅氏又說薛素姐道：「俺也實不知道你當真是個甚麼人。俺們進宅來伏事的，就是這現在的奶奶，俺頭頂的也是這位奶奶，腳踩的也是這位奶奶。別說沒曾見你，連耳朵裡聽也沒聽見有你。你新來乍到的，熟話也沒曾熟話，你就這們喬腔怪態的？你想你又沒帶了多少人來，我聽說還有跟的個小廝，翻調也只你兩個。你就當真的是位奶奶，『牡丹雖好，也得綠葉扶持』哩！你自家一個，就歪歪到那裡去？」

素姐道：「奴才也跟著欺心！你這老婆們都是半路尋的，不知道有我罷了。狄周那賊奴才，可也是我手裡的家人，他往那裡去了？影兒也沒他！」狄希陳道：「狄周行了幾程，拐了些銀子走了，沒在這裡。」素姐道：「狄周走了，跟你到家的張樸茂、小選子哩？他兩個也不知道我麼？」狄希陳道：「這媳婦子不是張樸茂的麼？」素姐道：「可又來！你漢子家裡，我三茶六飯的養活了將一個月，他就沒合你說家裡有我？我就不能降發你那主子，我可也打的你這奴才！」跑到跟前要打羅氏。羅氏站住，動也不動。素姐伸手，羅氏使手撥拉。寄姐道：「我的媳婦子，誰敢打！他要打，你也動手！」素姐被人降怕了的人，果然束回手去。寄姐道：「你既然知道好歹，拿個坐來，叫他坐下，我合他好講。」對素姐道：「我有三等待你的法兒：上等，中等，下等。你待揀那一等哩？」素姐不言語。

寄姐道：「你不言語，是待叫我拿下等待你呀！這個不難。老娘的性子，別人沒經著，你問問做官的，他經著來。惹的我用那一等，待開了頭，你叫我另改，可是不能的。你快著揀一等好的認了便宜！」素姐道：「我悔不盡『孤軍深入』，撞在你這伙子強人的網裡，我待跳的呀，飛的呀？就待死，也只是乾死了。我敢只望你上等待我才好。」寄姐道：「你要叫我上等待你，這事不難。你把剛才來到的歪慳，從此盡數收起，再別使出一點兒來，我也不說甚麼先來後到，咱論年紀，姊妹稱呼。你也別要多管閒事，飯來開口，揀好飯與你吃；衣來伸手，揀好的衣裳與你穿；漢子十朝半月，也許合你睡。」素姐接口說：「這睡不睡我倒不放在心上，不希罕這丑營生！我要把這件事放不下，可從早裡也生下孩子了！」

寄姐道：「人家娶老婆，不圖生孩子，留後代，是舍飯給他吃，舍衣裳給他穿哩？再說家，仍是我當，不許你亂插槓子；事，還是我管，不許你亂管閒事；媳婦子丫頭，由我教誨，不許輕打輕罵的。我吩咐他們，趕著你叫薛奶奶。」素姐接說：「既趕著我叫薛奶奶，我聽你娘家姓童，叫他們也趕著你叫童奶奶。」

寄姐道：「這也可以依你的，就叫他們趕著我叫童奶奶。咱同起同坐，這是上等的相待。還有中等的相待。你不十分作孽，我也不踹踐你，可也不尊敬你；你有飯吃也罷，沒有飯吃也罷，衣裳你冷也罷，熱也罷，與我絕不相干；憑你張跟斗，舒直立，都不

與老娘相干，請你自便。是第二等相待。還有下一等的相待。你要還象剛才這般沒人樣，放潑降人，有天沒日頭的，可說這是『山高皇帝遠』的去處，咱那親娘親老子，就使破了咱的喉嚨，也叫不到跟前。揀盡後頭座空房，收拾的裡頭乾乾淨淨的，請進你去住著。你一定也不肯善變進去，我使幾個人抬進你去，尋把嚴實些的鎖兒，把門鎖上。你一定還要搥門，砸窗戶，刨牆，剝窟窿。我爽利把你的手腳兒搞住。一日兩碗稀粥，就是你的飯食。你待活，多活幾日，不待活，你少活幾日。替你買薄皮子棺材的錢，也還有，妝在裡邊，打後頭開個凹口子，拉把出去。脫不了他這四川鄉俗好燒人，再買些柴火，燒的連骨殖也沒影兒。你那跟你的小使，待要剪草除根也不是難事。不回到你山東，越發沒帳。總然回到山東，你就有娘家說話，只說娘兒兩個不服水土，害病死了。你家就有人興詞告狀，這沒影子官司，也打不出甚麼來。何況我知道你家有個生你的娘母子，可說那下州小縣，沒見天日的老婆，俺這北京城裡的神光棍老婆眼裡不作他。你三個兄弟，一個個他也是恨你氣殺老子，氣殺婆婆，不理你的。一個又是俺家的女婿，他也不合你滑快。一個又是個拼頭，兩句喝掇，只好伍著眼，別處流淚罷了。你也算是極孤苦的人兒，你持著甚麼，敢這們行兇作惡的？」

素姐聽說，放聲大哭。只說：「悔殺我了！天老爺！我一條神龍，叫我離了大海；一個活虎，神差鬼使的離了深山；叫這魚鱉蝦蟹，豬狗貓兔，都來欺我呀！」寄姐道：「俺也不是魚鱉蝦蟹，也不是甚麼豬兒狗兒狸貓兔子的，咱兩個也算得起丁對丁，鐵對鐵的。張飛、胡敬德剃了鬍子，都也不是善茬兒，你省的了？媳婦子丫頭們，以後趕著都叫薛奶奶。我不吩咐，都不許欺心。快看桌兒，端菜擺飯，外頭跟的人，叫人都好生照管。眾人都過來，與薛姐姐磕頭。收拾西裡間與薛奶奶住，掛帳子，鋪氈條，收拾新鋪蓋。請下來，咱姊妹兩個也行個禮兒。」

素姐擦了淚，起來走到下面。寄姐隨機應變道：「咱也不消序，一定你長起我，你是姐姐人家，你請轉過左邊去。」兩個平磕了四個頭，寄姐道：「我說你下縣裡人村。禮數可也有個往還，你也該讓我往左邊去回個禮才是，怎麼也就沒個禮讓？」素姐果然把寄姐讓在左首，行了個禮。狄希陳也作了個揖。素姐也還了一拜。三人同桌酒飯。狄希陳讓素姐居上，寄姐在東，自己在西，兩旁打橫。

這素姐若是個通人性的東西，乍到的時節，也略看個風勢，也要試試淺深，再逞你那威風不遲。絕不看個眼色，冒冒失失的撩一撩蜂，惹的個哄的一聲，蜇了個八活七死。既是惹了這等下賤，爽俐硬邦到底，別要跌了下巴，這也不枉了做個悍潑婆娘。誰知甚不經打，打的不多幾下，口裡就不住的爺爺奶奶央及不了。不著臨了那一個臭屁救了殘生，還不知怎生狼狽。剛才打過，若是個當真有氣性的人，我就合他一千年不開口說話。誰知被人這等狠打一頓，又被人如此殺縛了一場，流水就遞降書，疾忙就陪笑臉，說聲拜就拜，說聲吃酒就吃，滿口說自己不是，只說寄姐原來是個口直口快的好人。吃完酒飯，進到上房西間，看得鋪陳齊整，幃帳鮮明，擺設完備，越發忘了那被打之羞。

素姐心內算計，指望這頭一夜，狄希陳必定進他房中宿歇，他要關了門，零敲碎打，以報宿仇。寄姐說狄希陳做官事忙，久已不在家中睡覺，打發出外邊書房去了。一連三日，素姐也不曾作業。寄姐說道：「你既守我法度，安靜了這幾日，你也一定知我本事的了，我與你紮刮衣裳。」尋出幾匹尺頭，與素姐另換上下內外衣裳。素姐又甚是喜歡。又過了幾日，寄姐又與素姐做了大袖錦衫，通袖袍裙，灑線衫子，越發把個素姐喜的尿流屁滾，叫的好妹妹，親妹妹，燕語鶯聲，聽著也甚嫌■可疼。寄姐也時常的給他個甜頭，叫他懸想。不惟不與寄姐懷恨，反漸漸的抱著寄姐粗腿起來，望著寄姐異常親熱，寄姐凡有生活，爭奪著要與寄姐去做；寄姐偶然手生了瘡，死塞著爭與寄姐梳頭；寄姐或是頭疼發熱，一日腳不停留的進房看望，坐在他病牀沿上，與他作伴；寄姐的尿盆馬桶，爭著要與他端。寄姐禁不起他小心下意，極其奉承，也就漸漸的合他成了一股。家人媳婦，丫頭養娘，原無甚麼正經，「馬聽鑼聲轉」的，見寄姐合他相好，也都沒人敢欺侮了他，倒茶端水，一般伏侍。狄希陳托了忙冗事故，每日多在外邊，少在內裡。不惟素姐撈他不著，也省了寄姐多少的折磨。三朝兩日，深更夜靜，等得素姐睡著之時，悄悄開了宅門，進來與寄姐宿歇。睡到天色黎明，又翹蹄捻腳，偷出外邊書舍，連吃飯也不進裡邊。收的禮物，賺的銀錢，都瞞了素姐那一隻單瓜，偷運進來與寄姐收藏。

日光捻指，不覺又是二十個日頭。侯、張兩個師父，看完了成都合屬的景致，才從綿州天池山回來，要進衙與素姐相見。寄姐原是京師活潑婦人，在官衙幽閉日久，恨不得有個外人來往，藉此解悶消愁，也就向狄希陳面前攛掇，叫請他進衙款待，也是個他鄉故知，況也得他一路挈帶，伴了自家的人來。

這狄希陳往日莫說老婆說出的言語，不敢不欽此欽遵，就是老婆們放出像素姐那般的臭屁，也要至至誠誠捧著他三日。這二十日之內，素姐不得空，擒捉不到跟前。寄姐因素姐新來，勉強假妝賢惠，他竟忘了自己的官銜，是提督南贛部洲大明國的都督大元帥。任憑寄姐攛掇，素姐又執意要他進來，又是萬里外本家來的鄉里，況且當初進香時節，泰安州路上，狄希陳也曾四雙八拜認他兩個為師，這個其實該請他進衙，盛款一飯，留住一宵，每人送二三兩路費，不為過當。他卻拿出官腔，又恨他往時凡事挑唆素姐作惡，就是昔年泰安路上，素姐罰他牽了頭口步行，都是這兩個婆娘主意；素姐遠來尋鬧，也都是他兩個的鼓令。有甚好情留他進內？於是把兩眉一蹙，把臉沉將下來，說道：「這一個有司衙門，出鎖入封，還怕人說不嚴謹。男子人來往，尚且不可，何況是喬妝怪扮的老婆？就是周相公進來，住了這一個多月，郭總爺連次請他一會，我今日才放他出去了。這個不必放他進來，我每人送他五錢路費，差人打發他起身，這也不叫是失理。」

狄希陳是這等違背內旨，若是往時這一位夫人，卻也斷沒有輕饒之理。如今有了兩人，素姐奈著寄姐不好動手，寄姐礙著素姐不好開口。素姐怒容可掬，只說：「你不叫進來便罷，只是由他。」寄姐道：「你放進不放進，不與我相干。我是北京人，他是山東人，我合他無親無故。說著你不聽就罷。」這狄希陳若是個知向背，會聽話的人，也就該快些回轉，也不為遲。卻是頑皮心性，打著才疼，不打不怕。必要隨他主意，封了兩封五錢的路費，叫人送將出去，回說：「有司風憲衙門，不便有婦人出入。這是每人五錢薄禮，路上一茶。就此起身，不必久等。」回將出去，那侯、張兩個弄了個滿面羞慚，抱愧而去。

已將日落時節，素姐惱巴巴不曾吃飯。寄姐因攛掇不聽，也就不大歡喜。起鼓以後，各人收拾回房，狄希陳也就出到外面。素姐將衙門匙鑰看在眼內，臨睡取在身邊，約得人俱睡定，悄悄的拿了一個應手棒椎，拿了匙鑰，自己將衙門開將出去，尋到狄希陳的書房。燈光透出，房門未關。掀簾進去，狄希陳卻才睡倒，一個蓬頭小門子，正在那裡覆蓋衣裳。

素姐取出棒椎，先將門子攔肩一下。那門子「噯呀」了一聲，奪門跑出。素姐折身回去，將門拴上，又拉過一張椅來頂緊，走到牀邊，把狄希陳的衣裳鋪蓋，盡行揭去，屁股坐著頭，輪得棒椎員員的，兩點般往身上亂下。狄希陳吆喝「救人」。素姐道：「你好好的挨打便罷；如再要叫喚，我就打你致命，今日賭一個你死我生！」

狄希陳當真也就不敢再喊，只說：「饒命」。那門子聽見打得甚是凶狠，恐怕人命干連，走到衙門口重重傳梆，說道：「前日從家鄉新來的那位奶奶，開了衙門，尋到外邊書房，拿著一個棒椎，頂了房門，如今將次把老爺打死！快些出來救援！」寄姐聽說，三魂去了九魄；也才是脫了衣裳，小成哥含著奶頭，尚不曾睡著。寄姐著了忙的人，把小成哥揪了奶往旁裡一推，推的小成哥怪哭。拉過一條褲子，就往身上穿，左穿穿不上，右穿穿不上，穿了半日，方才知是褲子。及至拉過襖來，又提不著襖領。伍旋了半日，方才穿了上下衣裳。下的牀來，又尋不見著地的鞋。門子一替一替的傳進梆來，說：「出去快救！這會子只聽得打，不大聽得做聲了！」寄姐也沒得換鞋，坎上了一頂冠子，叫一個丫頭看著小成哥，自己領著兩個家人媳婦，幾個丫頭，竟出宅門，傳叫衙役迴避。寄姐推那房門甚是頂得結實，不能抗動分毫。窗戶又甚緊固，推撬不開。

素姐見外邊有人救護，越發狠打。寄姐著極說道：「事到其間，也就顧不得體面，叫衙役來弄開門罷！」傳了一聲，來了一大伙子，抗門的抗門，弄窗戶的弄窗戶，弄開了一葉隔斷間木板。寄姐頭一個鑽將出去，說道：「你怎麼來！下狠打世人哩麼！」去奪他的棒椎。他只說寄姐要去與狄希陳回席，方才放手，說道：「好妹妹！冤有頭，債有主，不干你事。他太欺心，我饒他不過，

今日合他對了命罷！」寄姐道：「你合他對了命，俺孤兒寡婦的，怎麼回去呀？」看那狄希陳躺在牀上，只有一口油氣，絲來線去的呼吸。

外邊一個上宿的書辦隔窗稟道：「老爺被打傷重，小人們在外邊暗數，打過六百四十棒椎。快尋童便灌下，免得惡血攻心。傳到外邊，孟鄉宦家有真正血竭，求他須些，方可救活。」寄姐即時吩咐，叫人外邊尋童便，一面拿帖問孟鄉宦求討血竭。只見狄希陳一陣一陣的發昏，口裡漾出鮮血。寄姐要著人抬他進去，倒還是那個書辦稟道：「奶奶不必把老爺抬進衙內。觀其下得這等毒手，豈可還叫老爺進虎穴？裡邊一時堤防不及，必死毒手無疑。倒還是外邊小人們看守，可保無虞，又好教人調治。奶奶要出來看望，小人們暫時迴避就是。」寄姐道：「這說的有理，我就沒想到。你是個甚麼人？叫甚麼名字？」那人道：「小人是值堂書辦，名字呂德遠。」寄姐道：「外邊事體就累你照管。等爺好了，另有酬你處。」

呂德遠又叫暖下好酒，伺候等童便來好合成一處的灌下。不多一會，傳了兩碗童便進來，倒也清瑩，絕無騷氣，攪了一茶鐘純酒，灌下肚去。歇有一鐘熱茶時分，狄希陳方睜開眼睛。看見許多女人圍著，開口說道：「打死我了！我如死了，好歹叫他替我償命！」素姐使得乏乏的，坐在一旁，說道：「我有本事打殺人，也怕償命麼？我剛才實要照你致命去處結果了你，我想叫你忒也利亮，便宜了你，不如我零碎成頓的打，叫你活受！你這些年欺心作孽，死有餘辜！我還沒得報仇，養得你性子驕驕的。別說他兩個你也曾拜他為師，就止於我的師父，千鄉萬里送了我來，你連飯也不留他吃頓，每人丟給四五錢銀子，捻著就走。我說著，能呀能的。我來了二十多日，我屋裡，你門也不踮踮，推托事故，往外頭來挺屍！」寄姐道：「可是你的不是。我那樣的說，該讓進他來待他個飯，每人送二三兩銀子給他。別說別人的話你不聽，連我的話你也不聽了。要是我當時的性子，我也不饒你。」

狄希陳唉哼著說道：「我的不是！悔的遲了！」正說著，閉了眼，搭拉了頭。寄姐問他是怎麼。他唉哼說：「噁心，眼黑。」寄姐忙叫人問呂德遠。他說：「還有不曾用完的童便，再攪熱酒灌下。」果然又灌了一碗。狄希陳方又漸漸轉來。卻又要了血竭來到，熱酒研化下去。待不一會，渾身骨節，只聽得對湊般響。響聲已住，狄希陳說通身就似去了千百斤重擔的一般，住了噁心，也不眼黑。只覺得通身受傷去處，登時發出青紅腫來。問呂德遠，說是：「毒傷外攻，不往裡潰，可保無事，請奶奶放心回宅。小人們在老爺房內上宿，種上了火，待半夜起來再把血竭調灌一服，通常無事。」寄姐交付與他，催促了素姐進內。呂德遠又悄悄的對張樸茂說道：「新來的奶奶，觀其這般狠毒，下狠手殺夫，合奶奶說知，二位相公都要萬分堤備，免得有失。」說與寄姐，也甚是知感。

狄希陳受了如此痛毆，不知何日得痊，怎生下落，且聽下回結束。